

刘心武著
从秦可卿解读《红楼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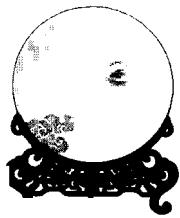
红楼望月

以作家的细腻体察与合理想象，填充《红楼梦》中的无数空白，欲懂《红楼梦》，需细品月。

红楼望月

红楼望月

从秦可卿解读《红楼梦》
刘心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望月：从秦可卿解读《红楼梦》 / 刘心武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6

ISBN 978-7-214-06185-0

I . ①红… II . ①刘… III . ①《红楼梦》研究 IV .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7891号

书 名 红楼望月：从秦可卿解读《红楼梦》
著 者 刘心武
责任编辑 蒋卫国
特约编辑 周 易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1号凤凰广场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25
字 数 391千字
版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6185-0
定 价 30.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红楼望月》新版说明

我的红学研究，因应CCTV-10《百家讲坛》邀请，在2005年录制播出《刘心武揭秘〈红楼梦〉》而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2010年我再登《百家讲坛》，讲述了《〈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其实，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陆续在报刊上发表研红心得，又陆续辑录为书。2005年初出版的《红楼望月》，是我到那时为止的集大成之书。在《百家讲坛》的讲述，基础就是《红楼望月》。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的深化，我的大方向没有变化且更坚定，但在具体的问题上，思路有所调整，论据有所增添，结论也就有所修订。特别是在《百家讲坛》2010年关于《〈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的讲述和同名专书中，对《红楼望月》中的某些论述，修订的痕迹十分明显。但现在重印《红楼望月》，我有意保留了原来的文字，一是展示自己研红的斑斑履痕，二是也可能有的红迷朋友更认同我原来的推断，所涉及到的话题仍有继续讨论、调整的空间。

虽然我的研红心得之书已经积累了不少册，在《百家讲坛》录制播出的系列节目也已经累计达到61集，但并没有穷尽我的研究。我特别要感谢许多民间的红迷朋友，他们有的无私提供资料线索，有的坦诚给予批评指正，在2010年《〈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节目和专书相继推出后，就有细心的红迷朋友指出：王熙凤被休掉可信，但她与平儿互换位置，您仅根据前面李纨一句气话，认为是个伏笔，就下结论，难以服人。这就说

明我对书中四大家族中的王家之败，特别是王子腾之败，还需细加研究解说。另外，前八十回里尤三姐自刎后，柳湘莲随道士而去，似乎就此出家，再不问俗世诸事，我在《〈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里却探佚出他后来参与卫若兰“射圃”等“月派”政治活动，之后更与薛宝琴遇合，如欲使我的探佚结论成立，必须补上柳湘莲随道士而去后又重回俗世的考证，其实在第一回的《好了歌解注》里，脂砚斋批语指出“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是“柳湘莲一干人”，何谓“作强梁”？本应展开探讨，对整个《好了歌解注》更应逐句探讨，却由于录制节目时讲述有时间限制，我未能触及，到目前也还没来得及写出相关专文，来与红迷朋友们切磋，这虽然是个遗憾，却也成为今后我继续研红的一种动力。

我的观点，您可以不认同，但面对《红楼梦》这母语叙事文本，我们应该心存敬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骄傲，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必须承袭的文化传统中最重要的一个瑰宝。

刘心武

2010年4月13日



将“秦学”研究不断推进

2004年5月31日，我应邀到现代文学馆讲“秦学”。文学馆老早就搞了关于“红学”的系列讲座，请了不少专业人士演讲，也请了王蒙、胡德平等知名的“红学”票友开谈，从那活动一开始他们就跟我联系，但我拒绝了两年之久，直到那一天才终于打起精神去开讲。我懒得到那里去讲，并没有什么隐秘、深刻的心思，只不过是性格使然。我说过《红楼梦》十二钗里我最喜欢的是妙玉，人谓讨嫌，我心向往。人能绝不害人，而在自尊自爱的审美境界中活到那样率性的程度，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什么人群里，都是很不容易的。

那天去了以后，发现文学馆那有380个坐席的演讲厅里是爆满的状态，因为座位不够，把餐厅里的一些椅子也搬了来，我开讲以后，陆续赶来的听众有的找不到坐处，就一直站着听。后来知道，还有天津的人士从网上看到预告后，特地跑来北京听这讲座的。看见有这么多人支持我的“秦学”

研究，顿时兴奋起来，于是我恨不得把全副心得和盘托出，越讲越来劲儿，规定是讲一个半小时，我却一口气讲足两小时，而听众们竟然都坐在或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地听我侃，我非常感动，也觉得非常过瘾。

演讲结束后，一位听众跟我说，她原以为我所谓“开辟了‘红学’新分支‘秦学’”的说法，即使不算哗众取宠，也是自我夸张。但她听了我的演讲后，尽管多有“不能苟同”之处，但这下是真的觉得，我对《红楼梦》的这种解读是具有学术性的，是从文本出发，是原型研究，思路缜密、逻辑清晰，而且确有创见。她，以及来自其他方面的鼓励，于我是极其珍贵的。

我如此自尊、自信，并且渴求理解、支持，是因为我觉得“红学”研究，目前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还没有充分地“公众共享”，民间的“红学”票友，常被个别权威或专业人士轻视甚至蔑视，被嗤鼻为“外行”还算“客气”，有的竟被指斥为“红学妖孽”，试问，如果听任这样的学阀派头霸气口吻笼罩“红学”领域，“红学”研究还能有什么起色什么推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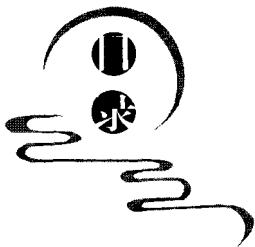
我很幸运，自从事“秦学”研究以来，一直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指点与鼓励，民间都公认周老是“红学”泰斗，成就斐然，并且不断出新，但周老却坚称自己不是“红学界”的，这个现象也颇耐人深思。

我从1993年开始发表关于“秦学”的文章，1994年辑成《秦可卿之死》一书，1996年修订过一次，到1999年又扩展为《红楼三钗之谜》，2000年后，我把研究的触角推进到对康熙朝废太子胤礽及其儿子弘晳（也就是康熙的嫡孙），揭示出他们跌宕起伏、诡谲多变的命运对曹雪芹家族荣辱兴衰的巨大影响，以及在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从中采用了哪些人物原型、事件原型、细节原型作为艺术虚构的资源，这些成果在2003年又形成了《画梁春尽落香尘》一书，到目前，我的“秦学”研究仿佛山溪终于流出窄谷，奔泻到了更广阔的田园，形成了一条自成形态的河流，于是，在书海出版社的支持下，又将上述著作加以修订，并增加了约7万字的新稿，构成了这本《红楼望月》的新书。书里还特别收入了我在人民网与网友论“红”，

以及在现代文学馆演讲的记录，以更凸显我那“‘红学’研究非少数学术权威或学术机构的垄断领地，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公众共享的文化空间”这一诉求。我立志要把“秦学”研究推进到底。在公众共享的“红学”大花园里，我这“秦学”当然只是生在一隅的小花，但“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我要在所有善意的批评、平等的争鸣与热情的鼓励中，努力把自己的这朵花开成浑圆。

刘心武

2004年8月10日于温榆斋



将“秦学”研究不断推进（原序） / 001

红楼望月——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而作 / 001

帐殿夜警 / 006

关于“月喻太子”的通信 / 018

精华欲掩料应难 / 023

月色凄迷 / 029

红楼探秘——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 / 033

再论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 / 047

“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 / 054

槁木·义忠亲王·秦可卿 / 060

张友士到底有什么事？ / 069

“友士”药方藏深意 / 072

可人曲 / 075

园中秋景令 / 078

《广陵怀古》与秦可卿 / 081
贾珍何罪？ / 084
元春为什么见不得“玉”字？ / 088
“三春”何解？ / 092
牙牌令中藏玄机 / 096
《红楼梦》中的皇帝 / 100
北静王的原型 / 105
老太妃之谜 / 110
茜雪被撵之谜——纪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 / 113
梦中夺锦系何兆？——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而作 / 118
芦雪庵联诗是雪芹自传 / 121
李纨身上的“马氏影” / 125
太虚幻境四仙姑 / 129
“枉凝眉”曲究竟说的谁？ / 133
“三十”与“明月” / 138
妙玉讨人嫌 / 143

妙玉之谜 / 146
再探妙玉之谜 / 151
雅趣相与析 / 156
薛宝钗的绣春囊？ / 159
薛宝琴为何落榜？ / 162
贾母天平哪边倾？ / 166
“金兰”何指？ / 169
贾琏王熙凤的夫妻生活 / 172
贾珍尤氏的夫妻生活 / 176
黑眉乌嘴话贾琮 / 179
腊油冻佛手·羊角灯 / 183
龟大何首乌？ / 186
《红楼梦》里的歇后语 / 189
春梦随云散 / 192
远“水”近“红” / 196
食“红”不已 / 199

伦敦弘红记 / 202
有谁曳杖过烟林——读《曹雪芹新传》 / 205
讲述《红楼梦》的真故事——贺周汝昌先生从事“红学”研究五十年 / 211
扫荡烟尘见真貌——介绍《红楼梦的真故事》 / 216
满弓射鹄志锐坚——读周汝昌先生《红楼家世》有感 / 219
隔岸花分一脉香 / 222
《红楼梦》烟画 / 225
正本清源第一遭 / 230
关于我的“秦学”研究——答上海《城市导报》记者黄准新问 / 232
网上论“红” / 236
从秦可卿入手解读《红楼梦》 / 245
霜前月下谁家种——孙温画《红楼梦》评析 / 274
秦可卿之死 / 281
贾元春之死 / 311
妙玉之死 / 343

红楼望月

——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而作

以前似乎没有什么人注意到，林黛玉进荣国府所看见的匾额对联，有着那么丰富的喻意。她进入堂屋中，抬头迎面先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匾上写着斗大三个字是“荣禧堂”，这显然是取材于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南巡以织造署为行宫，为曹雪芹的太祖母孙氏题下“萱瑞堂”的史实，以前能注意到此的，都以为曹雪芹不过是下笔时以家史略作点染罢了；但接着又写到林黛玉看见一副乌木联牌，镶着錾银的字迹，道是“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乡世教弟勋袭东安郡王穆莳拜手书”，对这一细节人们往往忽略不思，觉得大概不过是随便那么一写，其实不然，这里面包含着《红楼梦》从生活真实到艺术虚构的重大关目。（注意：据程乙本刊印的通行本上，此处让程伟元、高鹗给篡改了，他们可是知道这一笔的“厉害”。）我从王士祯《居易录》中得知，康熙所立太子胤礽曾有“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的名对，并

有在随父王南巡时书写给当地臣属的记载，将此信息告知周汝昌前辈后，他很快就写出了文章，指出《红楼梦》中黛玉所见对联即本于此，大匾为金，联牌为银，正是一为“日”赐，一为“月”书，互相对应，而且因曹寅与康熙平辈，寅妻李氏是书中贾母的原型，书中贾政的原型是寅去世后过继来的曹頫，则太子与其平辈，而曹家是在关外铁岭被俘后效力进攻关内的开国功臣，与皇室既是主奴关系亦有共战情谊，所以太子题联谦称“同乡世教弟”，“东安郡王”就是“东宫太子”的意思，太子两立两废死后谥“密”，古文里“密”“穆”相通（《荀子》中有例），“荫”有“立”和“更改再植”等义，曹雪芹是在太子反复立废并已逝去后下笔，所以才用这些隐语曲笔记录他父辈祖上与太子的亲密关系。汝昌前辈又指出，古抄本中，“座上珠玑昭日月”有作“照日月”的。第四十回金鸳鸯三宣牙牌令，有“双悬日月照乾坤”的令词。很显然，“日”喻皇帝，“月”喻太子。不过后一例有更微妙的内涵。

002

一般人都知道康、雍两朝交替后，曹家很快败落，抄家被逮，戴罪还京，曹頫被枷号，李氏等少数家属只得蒜市口一 17 间半小院居住，仆人则只剩三对，曹雪芹幼年时代是很穷窘的。但一般人又很少知道，到雍正暴薨、乾隆继位后，新皇帝实行“亲亲睦族”的政策，先抚平雍正朝皇室骨肉相残留下的伤口，又对在雍正朝的权力斗争中被牵连的官员大都予以宽免，曹頫的罪名以及亏空欠款也就在这样的政策下都一风吹了，并重被内务府叙用，而那时曹雪芹的姑母的儿子也就是他的表哥平郡王福彭，甚得乾隆优宠，居高官，住华府，有权有势，因此已到少年时期的曹雪芹，很过了几年舒适自在的生活，并有机会到比自家更优裕的王府中观察体验，也就是说，并不是像有的人估计的那样，似乎曹雪芹从幼年起就一直与富贵人家公子生活无涉了。

曹雪芹父祖两辈，与康熙朝时的太子胤礽关系密切，这是雍正登位后厌恶曹家抄其家治其罪的根本原因，什么“骚扰驿站”、“任上亏空”等都只是表面罪名。

按说胤礽在雍正二年囚死后，曹家作为“太子党”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就都“没戏”了，乾隆既已登位，成为“新日”，哪里还有什么“旧

月”，但历史上的情势却是，“太子党”不仅没有覆灭，反而活跃起来，他们聚集在胤礽儿子弘晳麾下，积蓄力量，频繁计议，寻求时机，以求一逞。那时弘晳以理亲王身份，居住在北郊规模宏大的郑家庄王府，居然设立了自己的内务府七司，俨然有“影子政权”之架势，弘晳在康熙活着时，已是一少年，而且甚得祖父喜爱，雍正的登位，他自然不服，到了乾隆登位，他更不忿，自以为康熙才是“正日”，自己父亲胤礽是“明月”，“明月”继承“正日”才是正理，他以康熙嫡长孙自居，父亲既歿，他便是“明月”了，视乾隆为“伪日”，要“正位”取代。弘晳这样想倒也罢了，谁知乾隆初年，一些皇族亲贵，包括几位雍正优渥重用的王侯及其后代，竟也如是想，并且勾结起事，在乾隆二三年时已公然营造出了“双悬日月照乾坤”这一紧张局面，“三春去后”，到乾隆四年，他们想趁乾隆出猎时行刺政变，乾隆不动声色，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此即“弘晳逆案”，牵连到许多官员，曹家也就彻底毁灭在此一“逆案”中。曹家不能不受弘晳一党之诱惑么？一来他们内心也是一直倾向于“明月”的，二来根据他们的“老根”，弘晳的新“太子党”是绝不会在集结力量时，不找到他们这个老“太子党”来“捧月”的，“双悬日月照乾坤”，对曹家来说——折射到小说里就是贾家——既是对所面临的政治大形势的比喻，也是在“日”“月”夹板中煎熬难耐的写照。

明乎此，也就把握了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的心理状态，以及贯穿在全书中贾家故事的福祸根源。从十七、十八回往后，《红楼梦》故事的时序是非常清楚的，十八回后半到五十三回全写的是乾隆元年的事，而且春夏秋冬都细描精绘，连这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交芒种节都准确地写进了进去；五十四回到六十九回写的是乾隆二年的事；七十回到八十回写的是乾隆三年的事。但第一回到十七回的时序却比较模糊，还有前后矛盾之处，我以为这是作者有意回避雍正朝的曹家窘境，不将其按真事实移入书中贾家的故事里，反倒把乾隆元年后曹家中兴的局面夸张逆延到那以前，去想象贾家彼时的生活情景。这样变通的艺术构思是既必要又巧妙的。还要指出的是，《红楼梦》里写到的皇帝，是个抽象的存在，这个皇帝上面还有太上皇，实际上曹雪芹逝世前清朝没有过太上皇，乾隆内禅让嘉庆当皇帝时，曹雪

芹已过世多年，他不可能也没必要去预测，他是把康、雍、乾三朝皇帝浓缩为一个来写。但不管怎么说，“日”“月”之争，笼罩全书。

以这样的眼光再来细读《红楼梦》，就会对以前不以为意的涉及“月”的情节与文句，产生出新的憬悟。全书以中秋始，脂砚斋告诉我们，全书又将以中秋结。“好防佳节元宵后，便是烟消火灭时”，这既是甄士隐的灾难期，也是五十四回贾府大热闹达于顶点，五十五回后即滑入下坡的分界点。中秋和元宵都是月最圆最明的时候，令人充满了憧憬，但贾府却总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悲谶语”“发悲音”“感凄凉”，可见“月”到头来并不能“明”，带给他们的竟不是福祉而是祸患！这些大关节且不去细论，下面我们要以新眼光来品品书中的以下诗句：

第一回的“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以前我们总以为这不过是表现贾雨村想“飞腾”罢了，现在我们可以悟出，实际上更是影射雍正薨后弘皙之“众望所归”的政治形势。

三十七回的吟海棠诸诗，多有涉月之句。“幽情欲向嫦娥诉，无奈虚廊夜色昏。”——贾家也好，史家也好，王、薛二家也好，都是既向往，而又没有把握，处在对“月”的复杂情怀中。

三十八回的吟菊诗也是一样。“瘦月清霜梦有知”，是对“义忠亲王老千岁”的怀念吧？“口齿噙香对月吟”，多么钟情，但“篱筛破月锁玲珑”、“和云伴月不分明”，到头来也只能是“醒时幽怨同谁诉？衰草寒烟无限情！”

四十八、四十九回香菱学诗以月为题连作三首，过去只以为是作者模拟初学者由浅陋到入门的一个过程，没有什么深意，现在把“月喻太子”作为解读的钥匙，则下面这些句子就都有了深层的意蕴：“月挂中天夜色寒”，“余容犹可隔帘看”，“精华欲掩料应难”，“半轮鸡唱五更残”，“缘何不使永团圆”……

七十回林黛玉《桃花行》结句是“一声杜宇春归尽，寂寞帘栊空月痕”，这还不算太显，但薛宝琴的《西江月》词里，公然显现“三春事业付东风，明月梅花一梦”的句子，这太值得注意了！弘皙一党觉得雍正暴薨是个夺权“正位”由“月”升“日”的良机，精心谋求历时三年后才终于拼力一搏，却万没想到“三春事业”泡了汤。薛家是比贾家更露形于外的“太子党”，

薛蟠明说他家一直存放着“坏了事”的“义忠亲王老千岁”当年定下的棺料檣木，而且往来的全是冯紫英那样的“月”派人物，薛蝌送妹妹薛宝琴来京，要嫁给梅翰林的儿子，那梅家不消说跟冯家一样，也是“月”派的，所以“月”派事败，宝琴的命运也就呈现为“明月梅花一梦”，据她自己的灯谜诗，“不在梅边在柳边”，她后来竟与成为“强梁”的柳香莲结合，所谓“强梁”其实也就是反“伪日”的力量，是“月”派的余绪或同情者，这大概都是八十回后会写到的情节。

七十六回林黛玉、史湘云凹晶馆联诗：“宝婺情孤洁，银蟾气吐吞。药经灵兔捣，人向广寒奔。”这也许还不能说明太多，但下面的句子则真有点惊心动魄了：“犯斗邀牛女，乘槎待帝孙。虚盈轮莫定，晦朔魄空存。”“犯”是一个星体侵入另一个星体的意思，“犯斗”已经是影射了，更直书“乘槎待帝孙”，“帝孙”既指织女星，更双关隐喻着弘皙，乾隆这样说过弘皙：“自以为旧日东宫之嫡子，居心甚不可问！”康熙晚年，弘皙、弘历都已是少年，那时弘历的父亲后来的雍正并无承统迹象，倒是弘皙的父亲胤礽两次立为太子，虽然胤礽终于失宠被废，但康熙对弘皙的喜爱并无变化，一般人都视弘皙为首席皇孙，也可简称为皇孙，在朝野所形成的氛围，是此皇孙大有承统的希望，这当然也就构成弘皙一直想“正位”，以及其追随者要“乘槎待帝孙”的心理依据，当然这也就使得弘皙成为弘历在登基前后都紧盯严防的一大心腹之患。

红楼望月几回圆？可以估计出，八十回后一定是“月落乌啼霜满天”，宁国府的藏匿秦可卿（其原型是弘皙的妹妹，见我《画梁春尽落香尘》一书中的论证），荣国府的替南京被查抄的甄家藏匿转移来的财产，以及其他种种罪状，一一被“烈日”清算，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白骨如山忘姓氏，无非公子与红妆！可见高鹗所续的那些，离曹雪芹初衷真是背道远去十万八千里不止！

从此牢记：欲懂《红楼梦》，需细品月。